

拜火教在香港

何志平

大家都知道，香港是一个很包容及多元的社会。我们有不同的族裔，因此有不同的宗教，最普遍来说，我们有六大宗教，分别是佛教、道教、天主教、基督教、伊斯兰教及孔教。但原来还有一种宗教，曾经在香港起了很大的影响，可是现在说起来，却几乎没有人认识它。

这个神秘的宗教是琐罗亚斯德教(Zoroastrian)，又称拜火教，起源于波斯，曾经受到重视，一度十分兴旺。后来，伊斯兰教入侵，为保香火，教徒逃亡至印度孟买定居下来。时人称他们为巴斯人(Parsee)。现在，孟买是全世界巴斯人聚居总部，人口大约十二万。

在香港跑马地，有一个拜火教的坟场，澳门也有。巴斯人在港的人数不足二百人，但竟然可向政府取得土地，作为墓园，可见其势力与影响力自非寻常。

香港拜火教徒

有一个拜火教徒，大家一定听过他的名字，么地，因为尖沙咀有一条么地道。么地(Sir Hormusjee Nowrojee Mody)十九岁来了香港，做过很多行业，而每一个行业都做得很成功。么地与当年的港督卢押很熟落，亦与港督夫人往来甚密。港督夫人想成立香港大学，么地二话不说，便捐了十五万元出来，加上其他人的捐款，香港大学终于成立了。二零零二年的时候，港大为了纪念么地，更在大学竖立了他的铜像。除香港大学之外，九龙木球会亦是么地创建的，在一九零八年由么地奠基，并由卢押爵士主持开幕。而尖沙咀一带的发展，亦可说是由么地发的。他独具慧眼，当大家都在发展香港岛时，他便预视了九龙一带的发展潜力，所以，他在尖沙咀买了很多地，么地道及么地广场一带都是他的投资。更重要的，香港股票市场，是么地激活的。另外，填海发展香港亦是他与遮打(Sir Catchick Paul Chater)一起发展的，在他们的游说与努力下，促成了一八九零至一九零四年干诺道的填海工程。么地与遮打是一对好朋友，年轻时在银行任文员时互相认识，之后一拍即合，共创天下，一时无两。

另一个大家都听过的拜火教徒是律敦治(Jehangir Ruttonjee)，因为湾仔有一间律敦治医院。香港第一间的啤酒厂，亦是律敦治创立的，后来卖了给生力啤。由于巴斯人擅长经营，一八六一年香港总商会成立，巴

斯人是创会委员；一八六四年新成立的香港滙丰银行委员会中，十三位委员里有三位是巴斯人。一八六零年代，香港七十三家商行中，十七家是巴斯人的，他们主要经营丝绸、香料、珠宝、棉纱、地产和船务等生意。曾经有一家很出名的洋行叫「巴伦治洋行」(Messrs. Cawasjee Pallanjee & Co.)，在其盛极一时的时候曾有这样的说法：「巴伦治洋行怎么说，香港就怎么做」。

「大耳窿」与「摩罗」

香港人称高利贷者为「大耳窿」，其实亦与巴斯人有关。由于他们天生有经商致富的能力，因此积累很多财富，有的更从事放贷事业。巴斯人多都戴耳环，重重的垂下来，耳窿愈堕愈大。于是，便被称为「大耳窿」。久而久之，所有高利贷者都称为「大耳窿」。据我所知，现在巴斯人已不再从事放贷事业了，很多都以经商为主，亦进行很多慈善事业，对社会贡献良多。

巴斯人又称为「摩罗」，据说印度白银卢比上有摩罗字，状似芽菜，只要到跑马地或者到澳门的巴斯墓园里，看一看石墓上的文字，便可以领会到。十八世纪时，持这种摩罗银币前来经商的，便是印度人，而这批印度人中，相当多是巴斯人，他们便称「摩罗」。又因为巴斯人头裹白布，所以又被称为「白头摩罗」。澳门巴斯墓旁的那一条马路，索性叫做「白头马路」。

其实，作家张爱玲也提及过香港的巴斯人，在《张看》自序一文中，张爱玲写她刚进港大时的生活，有个巴斯人请炎樱看电影，炎樱为免尴尬，把张爱玲也叫上了，张写了些这位巴斯人在香港的窘态。文章所描写的时候，相信已过了巴斯人在香港的「黄金时段」，随着局势转移，西方新兴市场的出现，以及香港和华南一带新竞争对手出现，巴斯人逐渐离开粤港一带，到其他市场去。留下来的，有的则在惨澹经营中。像张爱玲提及的那一位巴斯人，便是属于这一种，虽然他「从前生意做得很大」，但是现在所带的钱只够他买「两张戏票」。

巴斯人富生意头脑，眼光敏锐，善于变通。从其民族史上，我们可以见到他们经历过迫害、迁移，选择伙伴、来华经商等，没有一定的灵活变通，是不能从这么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来的。但是，对于宗教，他们是很执着的，即使环境大大的不同，但他们也会尽量做到宗教的要求。从香港及澳门的巴斯墓园中，我们可见到这一点，或者有机会，可以跟大家谈谈。